浪跡叢談

浪跡叢談卷三

福州梁章鉅撰

許周生駕部

過武林時訪許周生駕部之後人惟其第六子子雙茂才延穀在家承以鑑止水齋集見贈並屢承招飲助余相宅甚殷周生與曼雲先兄同成進士余曾相見於京師遲久始得讀其詩文集竊謂己未科人才最盛時論以當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之大科然籍籍人口者惟鮑雙梧吳山尊張皋文陳蓀甫王伯申諸太史而鮮及周生者周生穎悟非常博通墳典自經史詩文外如小學算術醫方釋典靡

不涉獵其視翰苑諸君子皆有過之無不及者其論學也謂經義中之大者不過數十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能復了之就令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云云其論政也謂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者補之六朝時令史猶重至明而吏始與士分途天下有以掾守稱官者未聞以掾守稱吏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耽則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今欲吏不爲奸則莫若高其品使士人爲之士人爲吏習知政務無迂儒不曉事之患其于治道必有所裨云云最爲明通之論皆非諸賢所能見及又云西土彌納和爲余

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少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測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邏侯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邏星歟此條亦足以廣異聞錄之以諗言天文者

吳槐江督部

過蘇州時尋當日問梅詩社諸老如韓桂舲尚書石竹堂吳棣華二廉訪彭葦間太守尤春樊中翰皆早經凋謝惟董琴南觀察及寓公中朱蘭坡楊芸士二君健在而已過

平橋里訪吳槐江督部門庭尤閒寂詢其孤不可得見督部係先資政公戊子同年復與先叔父太常公同登巳丑中正榜余以子弟禮晉謁問政採風最叨教益余將以疾引退公遽昌言於衆曰如此好藩伯而爲上臺所擠不能安其位如地方何盍談間人言以與程梓庭撫部不協之故雖非事實亦足見其期待之殷矣公家居久不親筆墨獨喜余修滄浪亭爲作五古長篇紀之又嘗與余覼縷樞廷遺事娓娓不倦多余內直時所未聞余曾撰入 國朝臣工言行錄中書多一時未能付梓先附著其逸事於此云 公舉順天戊子鄉試出編修秦公承恩之門時尚書

父學士推公星命訝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後泰公果以吏部尚書署直督而公歷楚督直督以兩廣總督終　公由中書入樞直洊歷臺諫擢通政司參議時和珅爲樞長即欲令公出直曰通參班廁大九卿應退出軍機阿文成故善公爭之曰故事副憲及通正通副理正理少不得直軍機通參階止五品不在此例且前此給事亦官五品並未出直也和珅益銜之　嘉慶初元

純廟以訓政憂勤丙夜即起視事　召軍機大臣皆未到旋　召章京惟公與戴衢亨二人已上直入對稱　旨少頃和珅入　上曰軍機事繁吳熊光甚明幹可在軍機大

臣上行走和珅謂吳某官纔五品與體制未符 上卽命加吳三品銜和又奏曰吳某家貧大臣例應乘轎恐力不辦 上大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 和珅與公共事每多齟齬欲私拔一人以抗之以日前吳與戴本同被 召奏曰戴衢亨由狀元出身已官學士在軍機日久用吳不如用戴 上哂曰此豈殿試耶和珅語塞未幾戴卒與公同加三品銜入直而班次仍居公下 公以忠直爲 上所知屢欲簡畀封圻商之和珅和奏曰適有直隸布政使缺可補也 上從之後悟外省布政階資遠出軍機大臣下以讓和珅和奏曰吳某以三品頂戴驟易紅頂已破深恩矣

上頒之旋授河南巡撫　公在楚督時有劾公擅作威
福下行文檄語氣竟與　上諭相同　上笑曰吳熊光在
軍機年久每日擬寫諭旨手筆已熟故外任亦不覺信手
直書此後宜痛自檢點毋得顢頇干咎　寄諭飭之　公
初赴楚督任未出豫境有協防陝西兵趙士福等二百餘
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省咨會亦至公命集訊或
言是皆應死法公非豫撫可無理此公曰察其情形苦累
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逃匿山海豈可同論哉
遂杖首謀者二人餘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與口糧
公由楚督調直督引對時　上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

太平矣公奏曰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　上韙之

嘉慶十年　東巡盛京旋蹕駐夷齊廟　公與董文恭戴文端同起引對　上曰外人言不可聽此次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到彼道路甚平風景甚好人言豈盡信哉公越次對曰　皇上此行欲面稽

祖宗創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　上曰卿蘇州人也朕少扈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　皇上前所見剪綵爲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

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偪仄糞船絡繹而行午後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乎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爲六度至彼耶 公對曰 先朝至孝冒天下臣從前曾侍 皇上進謁親奉
聖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也 上動容納之 公嘗語人曰刑賞者國家之大權而寄於封圻大吏若徒以有司援例求免斥斁之術處之

失其旨矣例有一定情有萬端故遇事必當詳審而後行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有益於民生雖不符例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裨於世道有益於人心雖不符例刑所必及也雖不得請亦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豈但溺職已哉

李秬軒廉訪

余過杭州特小住月餘日城中大吏皆來握晤惟家楚香中丞（寶常）爲山左舊屬特鑑堂將軍爲吾閩駐防素有相知之雅餘皆新交也李秬軒廉訪（俞適）爲嵩陽李石渠中丞殿圖之子中丞撫閩時欲招余入節署課讀已送關書

訂入館矣而中丞旋量移江右去遂不果其學徒即今廉
訪也廉訪昭談時每自惜無緣侍教然當年署齋課藝常
蒙荷批削至今尚敬存篋衍中蓋緣葉莛汀庶常送來者
遺汀郎其授讀師因須赴京散館故薦余以代而余則久
忘之矣聞楚香中丞言浙中同寅最結實可恃者惟廉訪
一人且聞廉訪由兩淮都轉擢浙臬其在揚州任內一塵
不染諸務肅然足以空前絕後去任時鹺商例有重贐悉
郤之今秋聞其在浙物故爲之氣短本擬俟其靈櫬過邗
時登舟一弔適余有海陵之游彼此相左並傳聞揚州鹺
商仍以前郤之贐致送其閽中仍郤不受謂遺教如此不

敢不遵衆無不嘖嘖嗟異之然則廉訪之清操不但化及家人而且行之身後可謂難矣詩云型于寡妻廉訪有焉嗚乎可以風矣

許小琴分司

余此次出門西湖之清游發於許芍友太守邗江之寄廡成於許小琴分司序詩芍友與小琴爲同懷兄弟並余門下士師友之誼甚篤而意趣各不同論者以爲兩人有冰炭之分謂芍友清而小琴熱又謂芍友視天下無易事小琴視天下無難事蓋芍友遇事必熟思審處計出萬全而後行小琴遇事則挺身直前期於必成而後已皆通才可

倚恃而肝膽照人者也小琴得余抵杭信即於揚城預爲相宅初以張氏容園爲可居既知其大費修理乃借南河下支氏一空宅整門戶庀器具以待余而先以詩相迎云老去清游亦壯哉西湖麗景本天開門生卻破桃花笑未向藍輿問訊來香山詩句昨補觴寫入鸞箋十六行前已和吾師七十自壽詩茲又次乙巳初度自述韻八秩今年開及二愈多佳境蔗甘嘗邗江近與曲江連舊部謳歌政績賢多少名花燦金帶待公來預魏公筵一邱一壑縱無奇張子野家宜賦詩謂張松庭司馬谷園暫可停驂比似小玲瓏館好掃苔先慰鶴猿思

童石塘郡丞

揚州耆舊如晨星提唱風雅者絕無人而鑒藏書畫之風亦久閴寂余初至邗江鄒公眉觀察錫淳告余城中收藏家惟童石塘郡丞濂一人屢約余同往其齋中縱觀隹蹟以旱熱懶出門遷延未果既得快雨於夏至日石塘偕謝默卿郡丞堂招同鄒公眉及吳紅生太守葆晉鍾浥雲郡丞承露許小琴分司[illegible]茶見集東園暢飲一日石塘爲淮北監掣默卿爲淮南監掣兩宮如驂之靳石塘尊好書畫默卿專工詩詞兩人之雅尚亦遊宦中錚錚者也是日余於歸舟中得一詩云揚州三度入陳汚余游東園至此凡三度矣俯仰流光逝水忙舊雨恰逢新雨快忘年齊樂小年長是日夏至盛

堪寄廡容羈客坐客多勸余移寓此中避暑者終惜解家累故鄉余福州小園亦名東園多少詩懷兼畫隨深談尚擬坐華堂默卿官署駐儀徵每數句輒得來揚一次而石塘寓廨近在同城此後讀書評書遂來往無虛日矣　是會默卿和韻詩最為蘊藉附錄於此云偶緣消夏惜餘涼又見新鶯乳燕忙杖屨重陪人愈健園亭三到日方長漫言貢市通殊域應念林泉阻樂鄉公家福州以夷通市不得安其居淮家松巖亦有三到時陸抗所築樂鄉城也　幸得羣公同話舊不須瑤帥贈青堂

陳頌南給諫

吾鄉陳頌南給諫慶鏞以一疏劾三貴人

九重為之動容天下想望風采旋以事左遷解組歸册過揚州余與君初未覿面忽得把臂暢敘如舊相識快不可言翌日羅茗香設饌招同黃右原劉孟瞻文淇楊季子亮暨蓀兒同飲於天甯門外之玉清宮一時名流不期而會洵勝緣也玉清宮之右即史閣部祠飯後復偕同人入祠謁墓憶余往返揚州凡二十餘度不知梅花嶺在何處耿耿不釋者垂五十年至是始獲伸瞻仰之情深以為幸其端實由給諫開之此會可不朽矣是日右原有詩余亦口占二截何紀之云天教主客盡圖開名士名臣雜沓來[illegible]我老衰甄所似呼兒但覆掌中杯五十年來一瓣香梅

花鎮路耿難忘欲題楹柱無椽筆拱手文山與武鄉同入
厲余撰楹聯余謝不敏巷堂中先有嚴問樵保庸一聯以
文信國武鄉侯相比聯語見下本第十一卷殆無人不爲閣筆矣
余在浦城即聞給諫抗疏劾前揚威將軍諸人不應起用
等因得
旨嘉奬中外嘖嘖傳播以爲美談實未見其疏稿也旣相
遇於揚州乃得索閱原疏因節錄如左庶使讀者廉頑起
懦各有同心焉其詞曰臣某奏爲刑賞失情無以服民竭
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竊惟行政之要莫大於刑賞刑賞之權操之於上

而喻之於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學論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絜矩者何民之好惡是也民何好何惡好賢而惡不善耳倘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端不過優悠寡斷而其後遂貽害於國家經意深微不可不察也逆夷滋事以來自總督將軍以至州縣丞倅禽駭獸奔紛紛藉藉惟知船礮之足驚誰復典刑之是懼去年秋後夷船退出大江烽煙稍靜我

皇上赫然震怒於失律之罪法有難寬始

命沿海疆臣將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覈交部治罪於是曩粵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楊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

兩江總督牛鑑浙江提督余步雲後先就逮部臣按律問擬斬俟余步雲情節較重即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法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拊掌稱快僉謂國法前雖未伸於琦善今猶伸於余步雲而今而後前車之鑒凜然誰復肯蹈必然之誅而不求生於一戰哉乃二十六日即奉

上諭起用琦善爲葉爾羌幫辦大臣邸報閧傳人情震駭既而徐徐解曰古聖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之法今之琦善毋乃類是未幾且以三品頂戴爲熱河都統奕旋且用奕經爲葉爾羌幫辦大臣文蔚爲古城領隊大臣奕夫逆夷之敢於猖獗沿海兵將之敢於逃竄馴

至今日海水羣飛鯨鯢跋浪逞其所欲莫敢誰何者實由琦善於逆夷入寇之始首示以弱惰我軍心助彼毒燄令海內糜爛至於此極卽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恐不足以作士氣而慰民心何況鞶帶再加睨俘因而薰沐之乎至奕經之罪雖較之琦善少減文蔚之罪較之奕經又可少減然我

皇上命將出師若何愼重奕經乃夜郎自大深居簡出頓兵半載並未身歷行間騁其虛憍之氣志盈意滿期於一鼓而復三城卒之機事不密貽笑敵人殺將覆軍一敗不振此不待別科其騷擾供億招權納賄之事而罪已不勝

誅矣臣亦知奕經爲 天譴責我
皇上篤念親親必不忍遽加顯戮竊意卽幸邀寬典亦應
圈禁終身銷除冊籍以無貽 宗室之羞豈圖收禁未及
三月輒已棄瑕錄用且此數人者我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於民之深耳倘俯采輿論誰不切齒
於琦善而以爲罪魁誰不疾首於奕經奕山文蔚牛鑑諸
人而以爲投畀之不容緩直道猶存公論可畏非臣一人
之私言也側聞琦善意倨體汰跋扈如常葉爾羌之行本
屬怏怏今果未及出關卽蒙 召還爲熱河都統密邇神
畿有識無識之徒無不撫膺太息以爲我

皇上獨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萬一有事則熒惑 宸聰者必仍係此人履霜堅冰深足懼也頃者 御試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題凡百臣工能無惕息而今茲刑賞若此臣之愚昧未審皇上所謂阿者何人所謂即墨者何人假如聖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爲阿以阿爲即墨將無譽者毀者有以淆亂是非耶所望皇上力奮天威收還成命體大學絜矩之旨鑒盈廷毀譽之眞國法稍伸輿情可慰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沈鼎甫侍郎

嘉慶壬戌春榜同余成進士者凡二百五十餘人今官於
朝者惟卓海帆閣老一人此外龔季思尚書沈鼎甫侍郎
皆已引退而尚未出京其各直省生存者則安徽朱蘭坡
侍讀浙江張靜軒通政宋椿年邑侯四川王六泉太守福
建林鑑塘編修及余回憶四十五年來落落晨星今海內
只此九人而已今歲余薄游江浙於杭州晤靜軒於蘇州
晤蘭坡小住揚州而鼎甫由京挈家來忽得相見尤堪驚
喜因聞暢敘數日並招同鄉公眉程栢華熊竹村飲讌流
連各贈詩以紀鼎甫少余三歲而健談健飲有余所不及
者余以舊刻師友集示之離合之感各爲黯然　鼎甫屬

掌文衡余詢其門下士最顯者何人對曰一爲林少穆一爲陳頌南皆君同鄉也余曰祇此兩人已足爲門墻之光其餘不問可矣鼎甫喜讀宋儒書瀕行余以名臣言行錄兩函贈之以備舟中消遣鼎甫喜之不勝留詩爲別云海內稱詩伯吾曹仰偉人晨星同客路舊雨見天眞誰砥中流柱憑扶大雅輪廿年離合緒往事付前塵開徑招三益謂鄭公肩觀察程栢華熊竹村兩世講延賓話一尊戢披師友集洞見性情原北宋名賢彙東萊史例存兼承呂東萊大事記之贈讀書頗攻錯感極欲忘言

與退菴尚書

吳退旃尙書壬戌同年中至好也自乙未年在杭州城中一夕之談遂成死別今秋其靈櫬過揚州適余有海陵之游不獲登舟一哭踰月其孤昌照以行狀來讀之黯然以傷余在京日嘗與同年言退旃生平有四反體極羸弱而豪飲之氣辟易萬夫一也不喜談文章而屢司文柄二也家居極儉約而推財濟物毫無所吝三也貳司空時以不語工作爲歉而督辦浙江海塘將數十年未修之工同時竣事四也其平生最得意者道光己丑科以光祿寺卿與朱詠齋李芝齡二同年同日被　命爲會試副考官禮部凡題請會試考官光祿卿例不列銜此數十年來異數也

行狀言體弱畏寒冬必着皮衣五層或言此瑣事行狀中似不必及余初亦以爲疑後晤沈鼎甫始知此事實達天聽屢承　垂詢及之則亦不可不載也鼎甫又言退旃每歲冬必着夾褲棉褲皮褲三層京中戲稱之爲三庫大臣則聊資談柄可矣

俞陶泉都轉

閒與兩淮鹺商談歷任都轉之賢以李秬軒爲第一鄒公眉觀察曰秬軒之清操亮節誠不可階然有守而兼有爲者終推平羅俞陶泉德淵一人而已憶陶文毅公整理淮鹺之始都轉屢不得其人手書令余切實保薦余即以陶

泉應㕘陶泉令長洲守蘇州實心實政皆余所目擊心儀者也時陶泉方守金陵聞信力辭文穀以余手書示之陶泉語塞閱陶泉初到揚時運庫並無餘積次年遂有三百萬之儲此席據東南財賦之雄冠蓋往來每多觖望前議叢興自陶泉涖任後歐慈更張洗手奉職而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亦無不各得分願者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驟衰位不稱才年不副德論者傷之余在蘭州藩署忽接陶泉之訃爲之涕如綆縻適其孤以急信懇余轉遞平羅余手揮一聯寄輓之云殫心力以報所知一代長才出甘隴處脂膏而不自潤千秋遺愛滿邗江素聞耦賓庚督部言陶泉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謂邊陲乃有此人物又言陶泉若長堯淮鹺可爾得人借地方上少一好手耳此聯正穩括其意今年在揚州聞公眉觀察亦有一聯云敬以持已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屬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誰與歸出語本朱子對語本檀弓則眞足以傳陶泉矣

陳玉方侍御

陳敦之郡丞廷恩前侍御玉方先生之子文采書名克繼前武而才氣通達則有跨竈之稱不似侍御之古執也相傳侍御在刑曹時一日司廳門外車夫喧鬧究主名者咸

指是江西撫老爺所役使拘至堂中交侍御自行處置侍御熟視牛喘曰此人我所不識車夫曰小人伺候主人多年何不識也侍御不得已令轉其背視之曰誠然一時傳爲笑柄按名臣言行錄中載魏國王文正公宅中有控馬卒歲滿辭去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其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耳然則今之王方先生亦暗合古名臣風味未可厚非矣

莊虞山總戎

武臣以不惜死爲要義言語小節在所輕也余同鄉莊虞

山總戎芳機曾爲京口參將有遺愛余今年過鎭江尚有詢其近況及聞總戎已物故並有含涕吁嗟者武員之得民心如此憶任參將時與余同官值入　覲回告余曰我此行幾誤事入　見時
上問汝自江南來時可見過蔣攸銛我對曰沒有三問三對如前
上變色曰汝太糊塗豈有江南武官來京而不向江南總督辭行者乎我急對曰有有有
上容稍霽數語畢即出而渾身汗透矣余詰其故莊曰我只曉得江南總督或蔣中堂他從來沒有名帖拜我我又

未嘗請他寫過一聯一扇那知甚麼蔣攸先蔣攸後乎余笑曰此自君之疏失然無礙于理主上寬仁斷不汝罪也莊領之未幾即陞廣東總戎去余初次引疾旋里時盧敏肅公正爲兩廣總督一日見莊曰汝識梁茝鄰否曰同鄉舊好也盧曰茝鄰近作神仙汝知之乎莊大驚曰作何處神仙盧笑曰已引疾歸田矣莊始悟此亦總戎回閩時向余面述者　記得乾隆間有南省某總戎入　覲者時值南河漫口奏至　上問汝過清江浦時情形若何對曰浩浩懷山襄陵　上首肯曰然則百姓光景如何對曰百姓如喪考妣　上斥出之翼日即有

嗣後凡武臣引對不准通文之、諭此則無理取鬧矣按宋臣高瓊皆從宋主幸澶淵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登北城百姓如喪考妣上乃幸北城虜退後命寇準戒瓊曰卿本武臣勿强學儒士作書語也語載名臣言行錄古今人事暗合有如此者

浪跡叢談卷四

福州梁章鉅撰

翰林院緣起

我朝天聰三年始設文館於盛京十年改文館爲內三院一日內國史院掌記注詔令編纂史書及撰擬諸表章之屬一日內秘書院掌撰外國往來書狀及一切敕諭祭文之屬一日內宏文院掌注釋歷代行事善惡勸講御前侍講皇子並教諸親王之屬各設大學士掌之順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隷內三院稱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秘書院內翰林宏文院十五年改內三院爲內閣十

八年復改內閣爲內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仍改內閣另設翰林院至今用之

大學士緣起

順治初年設滿漢大學士不備官兼各部尚書銜十五年定以大學士分兼殿閣稱　中和殿大學士　保和殿大學士　文華殿大學士　武英殿大學士　文淵閣大學士　東閣大學士雍正七年以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年近八旬精力尚健特　加恩授爲額外大學士蓋即今之協辦大學士也乾隆十三年

諭曰大清會典開載內閣滿漢大學士員缺無定出自簡

任等語本朝由內三院改設內閣大學士未有定數自是
官不必備惟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間滿漢大學士率用四
員至雍正年間以來多用至六員更或增置一二人協辦
朕思內閣居六卿之首滿漢大學士應有定員方合體制
嗣後著定爲滿漢各二員其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因
人酌派又大學士官銜仍兼殿閣會典所載中和保和文
華武英四殿文淵東閣二閣未爲畫一其中和殿名從未
有用者卽不必開載著增入體仁閣名則三殿三閣較爲
整齊再大學士缺出定例請旨開列亦有遲至一月後始
行請旨者朕思大學士職司贊襄如其宜力有年遇有告

休病故不忍遽行開缺應俟至一月以後乃國家眷念舊臣加恩輔弼之意若緣事降革則機務重地未容久曠自應即行開列不必請旨又五十八年 諭以大學士職居正一品無庸復兼從一品之尚書虛銜皆載在會典永著爲例

學士緣起

今人率稱中書爲舍人其實古之中書舍人尊於今之中書遠甚 國初自大學士以下又設滿漢學士及侍讀學士順治十六年裁滿漢學士其滿洲侍讀學士以下俱改爲中書舍人照現在品級加卿寺銜則亦非今中書所得

比也十八年始仍設學士及侍讀學士康熙十年始定滿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諡法

定例一品官以上應否予諡請旨定奪二品以下無諡其有予諡者係奉特旨或効職勤勞或沒身行陣或以文學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而乾隆十七年韓菼以工制義追諡文懿三十年王士禎以工詩追諡文簡尤為稽古殊榮

追諡

有因其子孫奏請而追諡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

副都統阿魯疏奏臣父濟世哈因軍前効力擢用至正紅旗都統刑部尚書三等男於康熙元年八月內病故未蒙謚典伏乞

皇上加恩賜謚允之得謚勇壯此尤為　盛朝曠典此後未有踵而行之者

奪謚

有生前得謚而身後削奪者和碩端重親王博洛於順治九年三月得謚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貝勒奪謚又禮部侍郎加尚書銜沈德潛於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得謚文慤四年三月奪謚又雲貴總督卞三元於康熙三十六年閏三

月得謚恪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奪謚以勸忠勵績之事
仍嚴黜陟予奪之權亦視其人之自取而已

謚文

凡由詞臣出身者謚法例准以文字冠首惟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書參贊大臣鄂容安以陣前捐軀請謚內閣撰文剛文烈二謚奏進
上去兩文字賜謚剛烈此異數也又雍正七年 賜吏部侍郎署直隸總督贈禮部尚書何世璂謚端簡何亦詞臣而不用文字莫詳其故詢之館閣老輩亦不能答

謚文正

凡臣工謚法古以文正爲最榮今人亦踵其說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說也野獲編云劉瑾欲中傷楊邃庵一清李西涯東陽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篤楊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無有謚文正者如有不諱請以謚公西涯頓首稱謝卒後果謚文正有人改宋人譏京鏜詩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文正卻

雖當大風吹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此明人之說也及泳考我　朝鴻稱冊中所載羣臣得用之謚以忠爲第一字（𠑽誠翊贊曰忠危身奉上曰忠）而文爲第五字（道德博聞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學好問曰文錫民爵位曰文）正爲第四十二字（守道不移曰正心無偏曲曰正）則竟以文正爲佳謚之首稱亦似無所據矣　按晉太康中范子安平東吳時臨海太守後謝病還家屢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謚文正先生此蓋謚文正之最先者見錢塘先傳賢讚我　朝之得謚文正者百餘年來亦不過數人如睢州之湯諸城之劉大興之朱皆足媲美前修道光以來則惟歙縣曹太傅而已相傳吾閩安溪李公初擬謚文正後以

在學政任內奪情事故諡文貞信乎此諡之難能而可貴也

封爵

文獻通考極言封建之不可行自是通論顧封建之法不可行而封爵之制不可廢我　朝折衷成法封而不建實萬世不易之良規惟今人遇公侯伯輒稱爲五等之封此但沿前古之稱而於我　朝封爵之制實未之考也成周以來列爵惟五秦漢時爵二十級並非世職其世襲者祇有侯爵分縣侯鄉侯亭侯三等惟唐宋悉依周制我　朝則公侯伯之下並未立子男之爵而別立五等之世職則

共爲八等彼時尚未定漢文之名乾隆元年始奏准以精奇尼哈番爲子職阿思哈尼哈番爲男職各分三等以阿達哈哈番爲輕車都尉亦各分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爲騎都尉拖沙喇哈番爲雲騎尉凡公侯伯無論一二三等俱列超品一二三等子爲正一品一二三等男爲正二品一二三等輕車都尉爲正三品騎都尉爲正四品雲騎尉爲正五品恩騎尉爲正六品

武階

本朝官制文職以大學士爲第一官以光祿大夫爲第一階此士大夫所熟知而詢以武職率多茫然前明郎仁寶

七修類稿首卷備載當時文官品級階資而不及武官非必重文而輕武亦由聞見所習然耳謹按我　朝八旗武職以領侍衛內大臣爲第一品內大臣步軍統領各旗都統各省駐防將軍都統爲從一品綠營武職無正一品以各省提督爲從一品其武職封階舊例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正二品至從五品俱封將軍後移榮祿大夫爲文職從一品之封改封武職正一品爲建威大夫從一品爲振威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復改定正一品封建威將軍從一品封振威將軍正二品封武顯將軍從二品封武功將軍三四品俱封都尉五六品俱封騎尉八九品俱封校尉

又定公侯伯並封建威將軍　余官江南時總督爲任城孫寄圃先生將軍爲普恭普盛氣凌人每與總督爭儀注常以將軍職分較大爲言孫亦怡然聽之謹按乾隆二十七年定例總督未加銜者將軍銜大班次在總督前若加銜者其班次即當照銜序定此例尚在將軍未改從一品之前此普所不知也但舊例各省駐防將軍本列正二品乾隆三十二年因總督係從一品將軍亦當爲從一品使外任文武統率大員品制相當奏准改將軍爲從一品則將軍並不能大於總督此則普所宜知也無何寄圃先生晉揆席笑謂普曰大學士班次想不在將軍之後乎普爲

爽然

綠營武階

國初綠營提督總兵帶有左都督右都督銜者正一品帶都督同知銜者從一品帶都督僉事署都督事銜者正三品至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銜始定提督爲從一品總兵爲正二品游擊初制正三品後改從三品都司初亦正三品後改從三品今改正四品守備初列正四品後改正五品河營守備初照千總品級後定爲從五品守禦所千總初列正五品後陞爲從四品今改從五品衛千總初列從五品今改從六品其七品以下舊制未設官階其經制

外委千總經制外委把總及額外外委亦向無品級於乾隆五十一年定以經制外委千總爲正八品經制外委把總爲正九品額外外委爲從九品合計綠營武職一品無正七八品無從實共十四階與文職稍殊

武職回避

武職有與文職異者二事文職皆迴避本省武職則於乾隆十二年議定副將叅將無論水師陸路均迴避本省游擊都司守備准於五百里外及隔府則營題補至千總末弁微員發往他省不免俯仰拮据之處仍留本省題補不必迴避又河營叅將員缺如果無籍隸他省熟諳河務之

人亦准於本省人員內保題補用又議准水師與陸路不同若必盡用他省之人恐一時不能熟諳情形轉於水師無益嗣後水師副將毋庸迴避本省又文職遇丁憂毋論大小皆令離任而武職初制則凡遇親喪者皆令在任守制二十七月照常供職不准回籍康熙間定副將以上皆准回籍終喪參將以下皆在任守制其遇軍機調遣者不在此例凡有親喪各官二十七月之內遇朝賀祭祀一應慶典免其行禮未滿服制之前停其陞轉

傘蓋

大清律例載職官傘蓋一品二品銀葫蘆杏黃羅表紅裏

三品四品紅葫蘆杏黃羅表紅裏以上皆三簷五品紅葫蘆藍羅表紅裏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藍絹皆重簷庶民不得用羅絹涼傘許用油紙雨傘又禮部則例載總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黃繖府佐貳以下至縣丞教官用藍繖其雜職以下無繖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黃繖守備不用肅靜迴避牌餘視都司今文官府佐貳皆用紅繖武官千總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世職

向來八旗世職於襲次應完之後有賞給恩騎尉承襲罔替之例而綠營世職則無之乾隆三十二年因吾鄉海澄

公黃芳度合門殉節曾准襲公爵十二次念其忠藎准照入旗之例於襲次完後仍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同時如將軍張勇趙良棟王進寶提督孫思克陳福豆斌總兵高大喜等皆照此　推恩嗣又覆查得殉節陣亡之張國彥等十七員軍功較著之惠應詔等十四員亦一體　加恩此後綠營武職始有承襲罔替之例

鼓譟

道光三年冬南河中軍副將裘安邦操練兵丁過於嚴刻不服而譁其聲徹於帥署裘因以鼓譟稟請究辦將成大獄大拂河帥之意繼斷者旬餘日值制府孫公莅浦詢裘

曰是日演武場中祗人語喧譁乎抑有擊鼓者乎袁曰祗一片人聲並無鼓聲公笑曰鼓者伐鼓淵淵譟者人聲嘈雜必兼之者乃爲鼓譟此殆非也其獄頓息河帥甚喜河上同官皆嘖嘖稱孫公之明決余以淮海道承問此獄時河帥已病入膏肓不忍再激其怒遂亦將就了之按會典中載康熙十年題准官弁給餉稽遲侵扣暴虐以致營兵譁譟者革職該管上司及提鎭皆降二級調用又河營兵譁譟提督徇情不參及參劾不實者降二級調用又若該管官唆使譁譟者革職提問是功令中祗有譁譟之目並無鼓聲人聲之分孫公亦因例議綦嚴又河帥適病困所

火易炎樵辭以解此獄非遂可爲典要也

武生武舉

文秀才稱生員武秀才則祗稱武生文科中式者稱舉人武科則祗稱武舉文稱鹿鳴宴武稱鷹揚宴人皆知之文進士稱恩榮宴而武進士稱會武宴則罕有知者又世俗稱武職一級曾一級謂都司可棍責守備守備可棍責千總此無稽之談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職上司將所屬末弁如有事故並不揭叅任意笞辱者罰俸一年笞辱守備以上者降二級調用此亦武職所應知也

虛銜

國家引年之典有賞給虛銜者即古人所謂賜板也魏書肅宗紀熙平二年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亦有稱給板者神龜元年詔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亦有稱板假者孝靜紀天平三年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以下各有差亦有稱板贈者吳悉達傳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又有作扳授者武定八年太公廟碑陰所列板授鉅鹿太守扳授頓邱太守以下二十餘人皆是扳與

板字葢通用

仰

繆蓮仙曰仰者下瞻上卑望尊之詞如仰覲仰賴之類是也今官文自上行下多用仰字者或謂前明往往以台輔重臣謫居末秩上官不敢輕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曰仰不知君於臣亦有用此者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藥等物與希夷仰所屬守令以安車軟輪迎先生則仰字之爲下行由來舊矣

改元

宋代改元最多其說最不一鐵圍山叢談云太上卽位之

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為黨籍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為繼故踵大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彗出適改明年為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為得天之紀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適己酉朔旦冬至眞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

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爲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名年既不應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爲難合而古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爲二人聖明道爲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

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於宦官女子之常談皆不足據也　又王得臣麈史云中書許沖元嘗對客言熙寧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云

永嘉

錢竹汀先生養新錄載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築殿闢地得古冢其封石作兩闕狀有文云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縣安定里

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凡二十九字繩祖之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跋云永憙之號不見於史按沖帝卽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爲永嘉憙之與嘉文字易混亂一年而改見於他文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漢沖帝永嘉之應爲永憙乎　按此竹汀先生所錄如此然又安知非上乘院古甃石之偶訛其字乎存此以廣異聞可矣

保大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非威靈一作[illegible]

將及而符讖先著邪又劉貢父詩話云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爲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大驚曰安得四年所製乎宰相不能對陶穀竇儀奏對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又不知輔公祏已有此號矣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更號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國有官名關白者猶云宰輔之職代相更替專國政國習中華文字而讀以倭音俗尊佛尙中國僧敬祖先得名花

佳果非敬僧即上祖墓立法嚴人無爭鬭有犯法者事覺即自殺氣候與江浙齊產金磁器漆器金文紙馬出薩峒馬者長薩峒馬即薩摩州也其地山高水寒刀最利故倭人好以爲佩所統屬國北爲對馬島與朝鮮接南爲薩峒馬與琉球接對馬島與登州直薩峒馬與溫台直長崎與普陀東西對峙水程四十更廈門至長崎北風由五島入南風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海道以更計里一晝夜爲十更云其與中國貿易者長崎島爲百貨所聚商旅通焉國尤饒銅我朝經制鼓鑄所資滇銅而外兼市日本銅謂之洋銅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等省歲額市四百四十三

萬餘斤商辦銅斤有倭照以爲憑信攜帶綢緞絲斤糖藥等物往日本市銅分解各省乾隆二十四年禁止絲斤出洋又兩廣總督請將綢緞緜絹一併禁止嗣據江蘇巡撫奏請仍許洋商酌量攜帶每船皆有定額非辦銅商船不得援以爲例從之前明關白興師蹂躪朝鮮八道幾沒後朝鮮內附　本朝而侵陵始息崇德四年日本島主及對馬州太平守平義成致書朝鮮脇取土產朝鮮國王懼以二書來告然日本究不敢興兵則震讋　天威之所致也

前明日本使者嗜哩嘛哈上表入貢明太祖因詢其國風俗奏答五言詩一首云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

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蓩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帝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征之意考日本疆域分八道六十六州一百二十三郡八十八浦宜其不知漢大而云國比中原國也然其人多壽就國王論如神武天皇一百二十七歲孝靈天皇一百十五歲孝元天皇一百十七歲昭孝天皇一百十八歲孝昭天皇一百三十七歲開化天皇一百十五歲崇神天皇一百二十歲垂仁天皇一百四十歲景行天皇一百有六歲成務天皇一百有七歲神功天皇百歲應神天皇仁德天皇俱百有十歲雄略天皇百有四歲降年之永申土所希所云人同上

古人蓋言雖大而非誇矣